禮記章句

禮記卷之四

婺源汪　紱雙池章句

後學　烏程盧葆辰子
同邑程夢元瓞園
古歙汪　鏕範泉
同邑余家鼎彝伯　校字

曾子問第七。記曾子問禮之事。故以曾子問名篇。所言皆行禮疑難之辨。禮經所難及之文。足以見大賢之隨事精察。與先王制禮常變輕重之權。蓋曾子門人之所記也。凡四十三章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大音泰裨音皮○君在而世子生。其告於君。禮文可考。有世子而君薨。則世子雖幼。亦為喪主。

無待問也。若君薨而世子生。則禮文蓋難考矣。故曾子問之。攝主。攝爲喪主者也。喪有無後。無無主。況國君乎。故君未有子。而夫人或庶妾有孕者。則宗室或上卿攝主君喪以待夫人及妾之生子。或君雖有庶子。而夫人未有子。夫人方孕。則庶子先攝主君喪以待夫人之生子。是皆攝主也。人殯在西階之上。故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冕服自衰以下皆謂之裨。以其次於大裘而冕也。太祝告神之官。以告世子生。故不用喪服而服裨冕。獨言太祝裨冕。則餘人皆喪服也。執束帛以享先君。等。階之級也。前此哭而入。至此乃命毋哭。止哀以便告神也。

祝聲三。告曰某之子生。敢告。升。奠幣于殯東几上。哭。降。衆主人卿大夫士房中皆哭。不踊。盡一哀。反位。遂朝奠。小宰升。舉幣。

祝聲三。噫歆三聲。所以感神聽也。某。夫人某氏也。奠幣。奠所執之束帛也。衆主人。宗族也。房中。婦人也。不踊者。待見子而後成踊也。反位。反其朝夕哭之位也。因朝奠告。既告而後朝奠。禮之序也。小宰。冢宰之貳。升舉幣。埋其幣於兩階之間也。

三日。衆主人卿大夫士如初位。北面。大宰。大宗。大祝

皆裨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人從。入門。哭者止。子升自西階。殯前北面。祝立于殯東南隅。祝聲三。曰。某之子某。從執事敢見。子拜稽顙。哭。祝宰宗人衆主人卿大夫士哭。踊。三者三。降。東反位。皆袒。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奠。出。大宰命祝史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大音泰少去聲奉音捧衰七雷反見賢徧反稽上聲○君在世子生三月而見此三日者喪事遽且亟使爲主也如初位如告子生之位也不言攝主者以有子也大宰大宗皆裨冕以奉新主也大宰將授以主國事大宗將授以祀事故皆吉服以臨若顧命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是也少師養教世子者奉子以衰子未能服衰以衰承藉而奉之也祝有告神之事故祝先而子從之宰及宗人又從而輔之入門入殯宮之中門也上某夫人某氏下某世子名蓋大宰名之執事宰祝宗人及卿大夫士也既告見則奉子拜稽顙哭少師代子也踊三者三三跳足爲一踊三踊九跳也降東堂上人皆

降自西階而反於東而堂下者亦東反其朝夕哭之位反位而后袒如小斂後之袒也子前此未踊至此就主位而踊而後婦人間踊襲襲前所袒又授子以杖皆少師代之成其爲喪主遂朝奠而出也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將爲百神主也。

○曾子問曰。如已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于禰。三月。乃名于禰。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上章未葬時之禮也故曾子又以已葬而世子生爲問禰父廟此時主未入廟館路寢殯宮也已葬則喪事稍定故待三月始告見而名之如君在而世子見於君君親民之之禮也其儀節則蓋如上章云

○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禰。冕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山川。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道而出。告者五日而徧。過是非禮也。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適天子朝於天子也祖太廟也奠幣以告祖禰對舉之互文耳諸侯裨冕以朝於天子其日視朝則朝服此冕而出視朝者將

朝天子而預習其儀也社稷土穀之神宗廟羣昭穆之廟山川封內及行所經過之山川也既視朝事畢則令祝史告之五官者諸侯雖止三卿或二卿然亦備六官但位秩非卿之耳如魯有三家爲司徒司馬司空而亦有宗人司寇之官是諸侯亦有六官但君出則一卿當從爲上介故此只言命國家五官戒飭之使無廢事守也既命祝史告神然後戒命國事尊神而後人也行道而出祭行道之神而出行也行道之神謂祖軷壤於城外爲山形伏牲其上而祭告之告畢則乘車轢之以行故謂之軷其牲天子以犬諸侯以羊大夫以下酒脯告者五日而徧謂祝史之告於山川者五日則當徧告以畢若過五日之期則怠而非禮矣牲幣之牲當作制幣長二丈八尺爲制度也反亦如之反亦親告祖禰命祝史告社稷宗廟山川而后聽朝而入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出視朝命祝史告於五廟所過山川亦命國家五官道而出反必親告於祖禰乃命祝史告至于前所告者而后聽朝而入

諸侯殷相見世相朝將出必告祖禰不言祖省文耳朝服謂皮弁服天子視朝之服非諸侯日

覲朝之服也。諸侯相朝會。皆以天子之事行。故將往朝會。則預服皮弁服以出。而遂以覲朝也。諸侯五廟。不言社稷者。亦省文也。

○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啓及葬不奠。行葬不哀次。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脩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並有喪。必一輕一重。而葬則遠其親。故先輕奠以養其親。故先重。奠。謂朝夕朔望之奠也。自從也。啓。啓櫕也。先葬輕喪。自啓至葬。暫廢重喪之奠。葬事殷。不能兼營也。哀次。行柩至廟門之次。攀柩悲號也。不哀次者。欲遽畢輕喪之葬。以致禮於重喪也。既葬輕喪而反。即設奠告啓於重喪之殯。辭猶告也。遂繼事之辭。既告啓而遂脩葬重喪之事。待葬重喪畢。乃先虞於重者。而後虞於輕者。前葬輕者未虞。故亦遽畢後葬。以脩虞事也。

○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雲莊陳氏曰。宗子領宗男於外。宗婦領宗女於內。禮不可闕。故雖年七十。猶必再娶。然此謂大宗之無子。或子幼者。若有

子婦可傳繼。則七十可不娶矣。○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冠去聲齊音咨衰七雷反埽去聲後同○冠子。為其子加冠也。冠者。謂冠賓及贊者。主人所請為冠其子者也。內喪。謂死者同居在大門之內也。外喪。謂死者居遠也。冠禮三加之後。遂設席酌醴以禮始冠之人受禮者飲之而無酬酢亦謂之醮饌脯醢也。吉凶不相柔。故內喪廢冠。冠可綏而哀死之情重也。喪在外而冠賓已至則哀稍綏而可冠。然亦不忍於聞喪而飲酒。盞酌醴而不飲。薦脯醢而不食。禮成則徹饌。而更埽地以為位而哭。除吉禮即凶禮也。如冠賓未至。則雖外喪。亦廢冠矣。

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未及期日。已卜有定日。而未及其期也。因喪服而冠。服其喪服。因加喪冠於首。是亦已冠也。蓋冠所以責成人之禮。而已執成人之喪禮。此成人之事之大者。故雜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此但言齊衰以下

者因上文而言耳上文不言小功者小功輕如冠賓已至可冠而後行喪禮若未及期日而遣小功則以喪冠矣不言緦麻者緦服可吉冠也除喪不改冠乎。曾子問也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大音泰○諸侯及大夫有以童子嗣而因事見於天子者天子賜之冕弁於太廟則諸侯大夫服以拜賜是亦因受服而已冠之矣及歸則設奠以告禰榮天子之賜也遂因服其所賜之服而不復行冠禮前此太廟賜服時天子必并賜爵而諸侯大夫飲之是亦醮也歸不復行冠禮無薦醴及脯醢之節是無冠醴也由此言之則因喪而冠者除喪亦不改冠可知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于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后饗冠者見賢偏反○遣父喪時未及冠則未可因喪而冠而以童子執喪事待既長而自冠已冠則埽地而祭于禰告冠也猶父命冠之也父在冠子則已冠而見於尊長而後饗冠賓已孤自冠則先祭于禰而後見於尊長而後饗冠賓此明不因喪而冠者若已孤自冠其以吉禮如此也○曾子問曰

祭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旅眾也酬導飲也凡祭主人獻尸禮畢則酌酒以獻賓曰獻賓答主人曰酢主人又酌自飲而復酌以飲賓曰酬賓受之奠而不舉賓弟子兄弟之子二人復舉觶導飲而更酌以獻於其長長者飲之因更酌而交錯相酬以徧所謂旅酬也小祥而練主人猶在喪服之中賓不敢以飲酒爲樂故少者雖舉觶奠酬於賓而客不舉酬以行旅酬於眾也昭公魯君名裯孝公昭公之九世祖小祥而旅酬忘哀之速大祥則可旅酬矣而奠酬不舉是過中也○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衰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孔子曰非此之謂也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奠士則

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與爲皆去聲下數章同○括喪無弔祭助奠之事而大功以下服輕故曾子問之孔子所答則以其服相爲者也以已通輕服而重相爲輕所服而重於爲人也曾子蓋未喻夫子之指故夫子復明言之臣爲君服斬衰君之子方悲迷未能自奠故臣爲之奠天子諸侯之臣衆足供執事且齊衰者不得與奠是與奠者皆斬衰也大夫之臣少不足以供執事故取足於其兄弟子弟是齊衰者與奠也士卑無臣而朋友助之不足則大功以下者與焉又不足則復取前人執事者充之

○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于祭乎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祭大夫齊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于兄弟大功以下者小功輕於大功而與祭吉於與奠故曾子又問之孔子所答亦猶上章之意喪祭虞與卒哭之祭也

○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

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喪服。統五服言之也。上二章。孔子所答。皆以其服相爲言。故此章曾子問相識有祭事。而己有喪服。可以與祭否乎。則是助於人。而非以其服相爲矣。故孔子正答之。己且不祭。何助於人。緦麻且然。況重服乎。但緦不祭。以士禮言之。○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于饋奠之事乎。孔子曰。說衰與奠。非禮也。以擯相。可也。說音脫。相去聲。○廢。猶除也。不問與祭而問與奠者。以方除服。必不可與祭。而奠則猶喪事。或可相爲也。蓋當時有說衰與奠者。故孔子正言其非。擯相則或可。然曰可者。亦僅可而有所未然之辭也。○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弔。未成昏。故不爲服。已有昏約。故使人弔之。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壻之父死。則女家稱女之父以弔。壻之母死。則女家稱女之母以弔。或女家父母已沒。則稱伯父伯母之命以

弔。壻家之弔女父母亦然。壻已葬。已畢父母葬事。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致。還也。還其許昏之命也。某。指壻父名。如云第幾亡弟之子也。不得嗣爲兄弟。不得繼此而爲兄弟也。未成禮。故不曰夫婦。有同等之道。故曰兄弟。某使者名也。蓋女已及昏年。而壻有喪服。恐此女失嘉禮之時。故使人致之。欲女氏得及時而別嫁也。女氏雖許諾而不敢嫁。盜嫁之愆期。而不欲失信。皆厚道也。○主昏以宗子。故弔稱父。而致命者伯父。若伯兄爲宗。則亦伯兄致命或祖或姪皆然。若壻自爲宗子。則壻自致命矣。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取音娶。○待壻終喪。而後使人請昏以踐舊約。於是而壻可取之矣。壻或有他故不取。而后別嫁之可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其致命而許諾不敢取。及免喪而使人請。皆如上文之禮。女家或有他故不嫁。而后壻別取可也。○按因喪而致命。恐女歸之愆期耳。女家致命。亦恐壻之嘉禮失時也。及免喪來請。則必遂嫁取之矣。所云弗取而后嫁之

設言其至耳不必以辭害志也。○曾子問曰親迎女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迎去聲○改服改其嫁服如纚笄之類布深衣深衣而緣以布即麻衣也縞白布總以束髻而後垂八寸此舅姑始死未成服時之服也趨喪猶奔喪也女之父母死則女反亦奔喪也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曾子問也未至亦在途也孔子曰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女入改服於內次然後即位而哭此所異於三年之喪者至家而後改服耳不言小功緦麻者其服輕可成昏禮然後改服也若女家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女亦不反或成昏禮而後改服也若未及期日而有大功小功之喪則必待終喪而後取矣。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諸侯以王事出而過時則有廢一時之祭者重王事也祭重於昏過時且不復祭則以昏喪者

除喪喪亦不復昏禮明矣。○冠昏喪祭。禮之大經。而四者之中。喪祭尤重。喪以慎終。祭以反始也。然喪祭三者。又輕重迭爲權衡。如喪三年不祭。是喪重於祭也。然越紼而祭天地社稷。不以私喪廢外祀。又祭之重於喪者也。士緦不祭。喪重於祭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不以己喪廢先祀。又祭之重於喪也。至於冠昏。則昏又重於冠。故可因喪而冠。必不可因喪而昏。冠者加冠而已。昏則男女之交。必不可忘哀而入內也。因喪而冠者。除喪不改冠。値昏而遭喪者。廢昏以居喪。除喪亦不復昏。送死慎終。事莫大焉。若除喪而復冠昏。是再冠昏之也。故不復也。後世先王禮廢。而末俗乃有匿喪求仕。乘凶嫁取。恬然不知忌憚者。此何復有人心。乃至齊衰大功之服。則羣然還若路人矣。嗚呼。不復古禮。不興古樂。而能化民成俗者。未之有也。

○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離取見皆去聲。○嫁女而思骨肉之離。則夜不安寐矣。受室而有代親之感。則聞樂不樂矣。三月踰一時也。廟見。見新婦於祖禰之廟也。稱來婦。祝之告神曰

某氏來婦。節成婦之義也。踰時而後成婦。姑至猶賓之也。昏禮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而盥饋於舅姑。又明日而舅姑饗婦。乃授之室。三月而以婦見於宗廟。若舅姑已沒。則次日未行贄見盥饋之禮。故於三月廟見之時。先擇日而祭於禰。因以廟見祭於禰者。以成饋食之禮。亦成婦之義也。蓋舅姑或存或沒。皆三月而廟見。來婦成婦。亦只一事。但廟見奠告而不祭。惟舅姑沒者則祭於禰而後見於羣廟。故須分別言之。○瓊山丘氏曰。郊特牲曰。昏禮不樂。幽陰之義也。合此觀之。以理言則幽陰之禮不可用樂。以情言則代親之感不忍用樂。今舉世用之。不以爲怪何也。昔裴嘉昏會用樂。猶有一薛方士非之。今則舉世安之矣。謂之何哉。

○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

菲扶畏反。○不遷于祖。將葬時。不遷柩朝祖也。皇姑。祖姑也。夫爲妻喪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此未成婦。亦不杖也。菲。麤屨也。次。居次於外也。未廟見則未成婦。故其禮如此。然壻爲婦服則自齊衰期。而女之父母亦自爲之降服大功也。

○曾子問曰。取女

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已定夫婦之誼。故齊衰以弔。未有夫婦之交。故既葬而除。若壻死。則女亦斬衰往弔。既葬而除也。○曾子問曰。喪有二孤。廟有二主。禮與。孔子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未知其為禮也。與平聲。○孤。喪主。主。神主也。二孤二主。蓋當時有之。故曾子疑而問之。嘗秋季。舉一以見四時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舉禘以該祫也。郊。祭天。社。祭地。舉郊社以該神祇也。所尊各主於一。則喪而二孤。廟而二主。其非禮明矣。昔者齊桓公亟舉兵。作偽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也。亟去吏反○齊桓公名小白。古者師行而載遷廟之主於齊車。義見下章。桓公以亟舉兵。故作偽主。反而遂藏於廟。失禮甚矣。喪之二孤。則昔者衛靈公適魯。遭季桓子之喪。衛君請弔。哀公辭。不得命。公為主。

客入弔康子立于門右北面公揖讓升自東階西鄉客升自西階弔公拜興哭康子拜稽顙于位有司弗辯也今之二孤自季康子之過也鄉去聲稽上聲○雲莊陳氏曰國君弔鄰國之臣尊卑不等衞君弔而哀公爲主禮也禮大夫既殯而君往弔主人門右北面哭拜稽顙今既哀公爲主主則拜賓康子但當哭踊而已乃拜稽顙於位是二孤矣當時有司不能論而正之遂至循襲爲常變禮之失由於康子上文言桓公始此不言始而言過者孔子康子同時也靈公先桓子卒此誤爲靈公實出公也愚按哀公康子皆死於孔子之後而此乃舉其謚言之是亦誤矣意者自昔者以下二節皆記者所引以爲證而非孔子之言也。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于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守去聲齊側皆反○遷廟主新祧廟之主也齊車金路也載遷廟主於齊車所謂公禰也舉天子巡守言而凡師行

可知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反其廟。鄭氏曰：老聃，古壽考者之稱。石梁王氏曰：此老聃非作五千言者。雲莊陳氏曰：君喪而羣主皆聚祖廟，象生者為凶事而集聚也。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從，去聲。○雲莊陳氏曰：去國而羣廟之主皆行，不敢棄其先祖也。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蹕。老聃云。祫祭于祖，時祭之祫，非三年之大祫也。四廟，以國君言。蹕，闢除行人也。必蹕者，如君之出入，事死如事生也。○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于齊車以行。每舍，

奠焉而后就舍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無遷主如新封之國未及五世則無祧主也以幣玉告祖禰則是受命於祖禰故奉此幣玉以行卽奉祖命以行矣舍茇舍也奠焉奉命如奉祖也反而告至則設奠畢埋此幣玉於兩階之間然後退貴此命而不敢褻也觀此則奉遷主以行亦每舍必奠也○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與平聲○君命所使教子者內則有子師有慈母有保母此所云慈母統三者而言也大夫之子有慈母士之妻自養其子當時蓋有喪慈母如母者故子游問之而孔子明其非禮也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

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冠以喪

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少喪二字去聲餘喪字如字爲去聲○儀禮公子之母死

厭於嫡母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父庶子之爲父後者爲其母緦麻昭公所謂天子練冠以燕居者蓋正謂庶子爲天子者爲其母耳然此爲生母非爲慈母也昭公襄公之庶子而爲父後爲其本生母亦當止緦麻今練冠以喪慈母是喪慈母如母矣乃後世循襲爲常是變禮自昭公始也夫先王制禮本之以恩而制之以義隆殺之節分寸毫不可踰越苟惟其私所弗忍而遂喪之則蕩閑越分將無所不可而天下之名義紊矣昭公父喪之比三易衰而弗忍於慈母取吳孟子而卒見逐於強臣此皆其私愛是從而於逆禮亂法爲後世之所宜深戒者也但昭公之母齊歸不卒於昭公之十一年而此所云少喪其母也詎父孔子魯人不當言魯昭公蓋此節亦記者所引以證禮之由而非孔子之言歟○按庶子生母死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已亦謂之慈母其服齊衰期或父命而非由父命則爲之小功此二者皆有服若已爲父後嫡母存則亦不服然玩此章君命所使教子之言則所謂

慈母自非指此二者○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四請問之曰大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如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其兵大廟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見賢遍反大音泰下同○廢朝者四皆謹天戒慎送死重威儀之道也方色衣服旂章各以其方之色東青南赤西白北墨中黄其兵東戟南矛西弩北盾中擊鼓日食以陰掩陽故正五行方位而振作陽氣以救之救火則無事乎此也○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孔子曰六請問之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大廟本國大廟夫人君夫人也此章猶上章之意天子天地百神主祖宗生人之本日衆陽之宗故三者爲重后天下之母夫人一國之母則次之雨霑服失容則恐其亂威儀而已此所言先後之序也○曾子問

曰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簠簋宗廟盛黍稷之器陳有司陳設之也此時天子未至故或有崩喪之變郊社五祀外神雖不以喪廢祭然吉凶不相紊故將祭而聞喪則亦廢之○曾子問曰當祭而日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上章不言日食大廟火者廢不待言也此章不言天子崩后之喪者當祭則天子主焉矣接捷也速也祭不可中廢故減畧儀節以速畢事若迎牲而未殺則猶可廢祭也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其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自啓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飯上聲酳以刃反○因上文接祭而言之祭禮朝踐於堂饋食於室尸三飯告飽祝侑食乃加飯士禮尸九飯大夫尸十一飯天子諸侯之禮無考先儒以大夫士禮推之則諸侯尸十三飯天子尸十五飯也飯畢主人酌酒酳尸尸酢主

人主人既受胙遂酳獻祝祝飲畢主人酳獻佐食而后賓長獻尸今以天子之死自始死至殯喪事方殷哀痛嚴切自啓至反哭又葬事方殷哀雖其室故雖外祀亦廢不行及既殯而後祭則迎尸入室尸三飯告飽則已而祝不侑食主人酳尸而尸不酢主人如是而遂畢事禮之殺也葬後而祭則哀稍減而禮可漸伸故有侑食酢主人之禮然受胙之後獻祝而遂畢事無獻佐食以後之禮也然此越絺行事蓋宰及宗祝攝主其祭耳后喪做此

○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廢祭或舉五祀或舉社稷陳設或言簠簋或言俎豆皆錯舉以互見也俎所以載牲體豆所以盛菹醢自薨比至于殯自啓至于反哭奉帥天子比必二反帥入聲○比及也將祭而聞喪則廢喪自君薨至殯自啓至反哭則亦不祭既殯既葬而祭則亦殺禮如天子之制也

○曾子問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不得成禮廢者幾孔子曰九請問之曰天子崩后之喪君

薨夫人之喪君之大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衰大功皆廢。鼎所以烹牲。籩所以盛果脯。外喪自齊衰以下行也其齊衰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此猶上二章殺禮及外喪冠而不醴之意酢而已者無獻祝以下之事也室中之事節饋食蓋主人主婦交酳尸以至於獻佐食及賓長獻尸者在室中及主人主婦致爵東房遂出獻賓乃旅酬兩階之間今以功緦之喪故室中之事而已賓長獻尸尸受之奠士於薦東不舉而遂畢事無致爵東房獻賓旅酬之事也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所祭于死者無服則祭士卑故緦亦廢祭加小功緦則與大夫九者而十一也所祭於死者無服如母之兄弟姊妹及外兄弟及妻父母己雖緦麻而己所祭者與之無服則亦祭也○曾子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

乎。三年之喪既練且不羣立旅行。一於哀親之死。不能以接於眾也。情實也。有其實而後行之以其文。禮所以飾情而已。忘喪親之哀而哀他人。則不可。苟篤於哀其親。則何暇於哀人而猶為弔哭。是有其文而無其情矣。所謂虛也。豈禮道也哉。

○曾子問曰。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后殷祭禮也。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為己親成服。則私喪可除而有君服。亦不敢私為己親除服。故雖除服之時已過而不行除服之禮者有之。殷盛也。洛誥肇稱殷禮。殷祭蓋二祥之祭也。私服之禮當為君屈。而追養之志可以徐伸。故君之喪服除而后得為親行盛祭。雲莊陳氏曰。如此月除君服。則次月行小祥祭。又次月行大祥祭。若親喪小祥後方遭君喪。則君服除後惟行大祥祭。然此皆謂適子主祭而居官者。若庶子居官而行君服。適子在家自依時行親喪之禮。他日庶子雖除君服。無追祭矣。子政兄曰。三年之喪無弔哭。父母生之恩莫重矣。有君喪而不敢私

服門外之治義斷恩也故五服之重輕主乎恩者也而父在爲母杖之期爲人後者爲所後三年則爲本生父母期皆斷以義也不主乎恩則離不斷以義則流離則不知有親流則不知有君故先王制中爲萬世之權衡而無弊然義以制非故君喪不敢私服而仁本於心則愛親之誠內當自盡二者實並行而非背矣服過時弗除而除君之服之後則有殷祭以追養非爲除服設也若君喪已除而親喪未除則又自以其時服爲親除服也。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除也患其過于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曾子之疑父母之喪而弗除則無以成禮之終故再問之意以既除君服之後當可追爲親行除服之節也然有私喪而遭君喪待除君服而後除親服則是過三年之制矣患其過制故不復爲親除服也過時不祭亦猶過時不除服故又引此以明之上文所謂殷祭者二祥之祭不限於時故可追養此所謂過時不祭四時之祭故過時不祭讀者毋混蓋祥祭與除服同時而異事儀禮皆先祭一日易服曾子所謂除服者如練服縞服朝服之類以漸卽吉也孔子所云弗除服而

殷祭者既除君服節已從吉是不復為親除服而二祥之祭亦不復以練縞臨之故不曰祥祭而曰殷祭也○

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有君喪不敢私服服斷以義也然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故君喪既殯而有親喪歸居於家情伸於恩也殷事如朔望及薦新之事禮重故之君所朝夕之哭禮輕故遂其私此輕重之權衡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雲莊陳氏曰此二節皆對言君親之喪若臣有親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往君所家有殷事則歸家朝夕亦恆在君所若親喪既啓而有君喪則亦往哭於君所而反送親葬也下節君未殯而臣遭親喪亦與親喪未殯而有君喪互推之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于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

朝夕否。君既殯而遭親喪則歸居於家惟殷事乃之君所親之始死愛切於親而君喪既殯可稍殺也君未殯而遭親喪則歸殯反之君所家有殷事乃歸以君未殯則君重也若親既殯而遭君喪則固朝夕君所矣使親未殯而遭君喪則君有殷事亦之君所而朝夕否待親既殯而后朝夕君所始死重既殯稍親恩重於親義嚴於君又輕重之權衡也室老家臣之長也大夫士或殷事之君所或朝夕君所則私喪朝夕之奠室老子孫攝之也內子大夫妻也為夫之君喪如喪舅姑故殷事亦之君所也○

賤不諫貴，幼不諫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非禮也。長之丈反○誄乃諡之諸侯死請諡於天子大夫死請諡於君天子之尊無上則以天下之公論而稱天以誄當時諸侯有相誄者故言其非禮然春秋時若楚共魯昭之類皆臣誄其君又不但諸侯相誄已也但此章與上下章殊不倫類恐有闕文錯簡。○

曾子問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椑從，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殯服，則子麻弁絰，疏衰菲杖，入自闕，升自西階。如小

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階君大夫士一節也共音恭衰七雷反斂去聲免音問柩當作尸○戒備也君死方喪三年三年之戒謂喪具也櫬近身棺也國君死社稷故出疆則爲死喪之備以從也其殯服謂喪主迎柩於外在途既大斂則有司供至入殯時所著之服布深衣苴絰散帶是也麻弁布弁絰加弁之環絰菲藨屨也入自闕毀殯宮門西偏牆而入也言在途而既大斂則有司供殯服而主人麻弁絰菲杖以從柩至則入自闕喪事即遠在棺則不入於門故入自闕也殯於客位故柩入則升自西階以就殯也若在途既小斂而未大斂則主免而布深衣以從尸入自門猶以生事之也大斂於阼故尸入則升自阼階以就大斂也君大夫士之死於外者其入之禮制皆如一節猶制也○曾子問曰君之喪既引聞父母之喪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而歸不俟子引去聲封音窆○既反也終也子嗣君也君喪既引故遂送之及下棺而後歸義嚴於君也不俟子而先歸愛切於親也不言改服者有君喪不敢私服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

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親喪既引。故遂卒窆而後往。方送親喪。不忍及途而反也。故服而往。括髮徒跣深衣以趨君喪。不敢以私喪之服喪君也。服義莫嚴於君。私親不得以抗之。恩莫切於親。君亦不得而奪之。故二者當其所事。則先所事而已。見聞親未逮者可稍緩也。然聞二親喪。則不俟子而先歸。聞君喪則卒窆而遂往。其交迫之情亦可想矣。此輕重之權衡。天理人情之至也。○曾子問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為介子為去聲。○士特牲。大夫少牢。上牲謂少牢也。廟在宗子之家。故往以祭。詩所謂宗室牖下也。孝子。宗子。介。副也。介子。庶子之為大夫者也。時祭曰常事。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則其祭以宗子主之矣。禮之重宗子也如此。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假音嘏。綏音墮。執猶攝也。詳

言宗子有罪故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有他故而命之攝焉也攝主庶子也厭飫意謂歆享也祭禮迎尸之前祝酌而奠于主爲主人擇辭以勉神之歆享神主其奧其處陰靜故曰陰厭及祭將終尸起之後佐食徹尸之薦俎設於西北隅下其處明爽所謂室中之白也故曰陽厭於彼於此皆以祈神之厭飫也旅旅酬也假嘏同主人受胙之時祝傳神意以嘏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主人再拜稽首也綏隋通減毀也周禮所謂隋祭也尸取菹及黍稷肺祭於豆間主人受胙時亦減牢肉以祭也配以妣配也尸未入時祝告神于奧曰孝孫某用薦歲事於皇祖某以某妣配也不厭祭五者皆以攝主故而不敢備禮也雲莊陳氏曰以先後之序言嘗云不配不綏祭不假不旅不厭祭此蓋有誤耳不厭祭指祭終陽厭也以祭禮先後之序知之

布奠于賓賓奠而不舉不歸肉其辭于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主人獻尸畢而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奠爵于賓俎之北賓坐取爵而奠于俎之南蓋雖不行旅酬而不可不獻賓故又言此以明之賓奠而不舉則不旅酬矣

祭畢則使人歸賓俎不歸肉者以攝主故不敢專惠也。辭猶告也。將祭而告賓也。宗兄宗弟宗子或兄或弟或尊卑不等隨舉以爲稱也。使某告者若以宗子之命攝祭而使之告於賓焉也。雖貴而不敢抗其宗。故殺禮而爲辭如此。皆敬謹之至也。

○曾子問曰。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請問其祭如之何。孔子曰。望墓而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也。

上章皆庶子爲大夫之禮。故此又舉無爵者問之。雲莊陳氏曰。宗子無罪而去國。則廟主隨行。若有罪去國。廟雖存。庶子卑賤無爵。不得於廟行祭。但當祭之時。卽望墓爲壇而祭也。若宗子死。則庶子告於墓而后祭於其家。亦不敢稱孝子。但稱子某而已。又非有爵者稱介子之比也。愚按宗子有罪去國。則先祀幾斬。故不忍不祭。而又不敢干大夫之廟祭。故其爲禮如此。身沒而已者。己非宗子。故己之

子惟得祭父而不可干于祖也子游之徒以下蓋記者之辭首猶先也言不先察其義而犯禮以行則是矯誣于祭也。○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可也祭殤必厭蓋弗成也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若如也祭初陰厭尸未入祭終陽厭尸已出是厭祭不尸若厭祭則無尸也曾子疑所祭者或無孫或有孫而尚幼則厭祭似亦可也尸必以孫以昭穆同然取之羣孫不以主人之子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于同姓之昭穆同者則不慮無尸矣又言祭殤無尸以殤未有成人之威儀也祭成喪者不像以成人之威儀則是以殤待之矣言不可無尸也○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殤不舉無所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謂陰厭。祔音備肵音祈

○承上文祭殤而言也祔當作備不祔不備禮也備禮則陰厭於祭之始陽厭於祭之終祭殤不備禮則疑不當備陰陽二厭也宗子為殤死不為立後而族之兄弟為主其祭祭殤以特豚以其為宗子故用特牲然吉祭而後用特牲則喪祭尚用特豚也祭禮尸入室而薦熟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祭而食之所食之餘則另歸之肵俎肵敬也主人為尸敬設此俎也玄酒水也古者無酒則祭用水後世祭用酒而仍設水請之玄酒不忘始也利養也主人事尸禮畢出立尸外祝傳神意東面告利成於主人遂導尸以出也祭殤無尸且不備禮故無舉肺脊設肵俎及玄酒及告利成之事也祭於室中之奧而無尸是與祭之始之陰厭同也故亦曰陰厭凡殤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室中之白西北隅也與祭終之陽厭同位故亦曰陽厭宗子而殤則同陰厭凡殤則同陽厭則非一祭而備陰厭陽厭之禮也○曾子問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

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后行。曰。禮也。引去聲堩古鄧反不俯九反○堩路也。變變其常禮也。巷黨地名。古者葬於國之北方。柩以北向就道。則道右者。道之東也。聽變待日食之變也。明反。日光復常也。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夫音扶數錫穀反。○不可以反。喪事即遠也。已明反也。數速也。言柩既不可以反。而日食之變又難知其明反之久暫。是不如其行也。此皆夫子之問辭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且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痁患。吾聞諸老聃云。朝音潮使去聲夫柩之夫音扶莫音慕痁尸沾反。○舍奠。舍而奠於公禰也。諸侯大夫有行。則皆見日而行。逮日而舍。不見星也。柩不蚤出。不莫宿。則亦不見星。

以防患也罪人逋逃唯恐行之不遠人子奔喪如有追而弗及二者情事交迫見星而行不暇避患也日食而既則見星昏暗中恐有不測所當慎也疾病也不以人之親疾患謂不可使人之親病於憂危之患也○柩不可以反夫子所問禮之經也柩不可見星而行君子不以人之親痁患故日食則止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待明反而後行此事之權也經者人所共由而權則惟其時變故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賓徹推柩反之以受曾子之弔此不必然而然者疾于經而不可行也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恐其見星以痁人之親於患故宜待而待達于權而非背也蓋事之變無窮而禮之經容有所不逮惟君子審於事之常變與義之輕重而後行之則不必先王有其禮而莫非先王之禮意矣老聃之詳慎於禮也如是故王氏以此老聃爲非作五千言者是非無據矣

○曾子問曰爲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何謂私館不復也孔子曰善乎問之也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公館

復此之謂也。為使皆去聲○復始死而招魂也公館復私館不復此古禮經之言曾子以館舍皆授之有司宜無所謂私館故問之自卿大夫士之家從其卿大夫士之家以為館也寓於人之家己不得而專其室故私館不復公館公所特造之客館也與猶及也公所為公所作之離宮別館而使臣寓之也非寓於人之私家則自不害於復矣○曾子問曰下殤土周葬于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八歲至十一為下殤土周堲周也輿猶抗也機尸牀也如牀而無足以繩橫直維繫之抗舁而往土周之所棺斂以葬也葬于園則塗近故輿機而往此蓋夏殷禮也周人葬下殤於墓則塗遠而未可露尸以輿機往矣故曾子問之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召公謂之曰何以不棺斂于宮中史佚曰吾敢乎哉召公言于周公周公曰豈不可史佚行之下殤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斂去聲○史官名佚周之良史也將葬于

墓。故召公使棺斂于宮中。史佚不敢者。恐其非古制也。豈不可言可也。蓋愛子者。人之情。而送死從其厚。墓遠而輿機以往。人將惡之。故既葬于墓。自可備棺斂于宮中。是以周公許之。史佚於是用棺衣而棺斂于宮中。不復輿機以往也。按史佚葬下殤於墓。則周人不葬下殤于園矣。所以異于長殤者。不用椁而用土周耳。未可因曾子之問而謂史佚爲失禮也。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爲尸于公。受宿矣。而有齊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于公館以待事。禮也。受宿受命而宿齊戒也。公館。卽宿之所也。待事。待祭事也。待祭畢而後歸哭。不敢以私喪廢君祭也。

○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式。必有前驅。弁。爵弁也。尸服死者之上服。以君之先世或有爲士者。故或弁或冕也。必式。不敢安也。有前驅。辟除行人也。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

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辟音避與平聲○金革之事無辟從上之役不以私喪逃避也初有司爲其始有司遏之也致事還其職事於君也不奪人之親君不奪人臣喪親之情而遏以從事也亦不可奪親子不忍奪其喪親之孝以從君也○

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爲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有爲之爲去聲○魯公伯禽有爲爲之未詳其事舊說謂徐戎之難東郊不開不得已卒哭而征之也以三年之喪從其利居喪而從金革之事以遂攻取之利也吾弗知也者甚絶之之辭

文王世子第八

此篇記太學教世子之禮及凡教國子與庶子官正公族之事而篇首引文王之爲世子發端故以文王世子名篇凡六章

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

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去聲○內豎內庭之小臣也御謂直日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應曰諾然後退上時掌反○不安節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復膳飲食安節也復初憂解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飲宜溫羹宜熱之類食畢而徹則問所食之多寡末猶毋也原再也言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武王帥而行之不敢有加焉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帥入聲說吐活反養去聲飯上聲○帥循也加猶踰也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與親一體不能加餐也旬有二日乃間間病少瘳也文王謂武王曰

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女音汝○文王疾瘳而武王亦得安寢故文王問以何夢也帝謂上帝齡齒牙別名古者謂年爲齡音之近也齒年數也雲莊陳氏曰數之脩短稟於有生之初文王雖愛其子豈能減己之年而益之好事者爲之辭而不究其理讀記者信其說而莫之敢議也愚按文王爲西伯以服事殷初未嘗稱王也而此稱之曰君王亦足以見其爲附會矣

成王幼不能涖阼周公相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撻伯禽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相去聲○劉氏曰成王幼弱雖已涖阼爲天子而未能行涖阼之事書言小子同未在位亦言其雖已在位與未在位同也故周公

以家宰攝政助成王踐阼之事而治天下以幼年郎尊位而未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何以治天下哉故周公舉世子事君親長上之法以教伯禽使日夕與成王遊處俾其有所觀法其或成王出入起居之閒有愆禮度則撻伯禽以責其不能盡事君之道所以警教成王而示之以爲世子之道也

文王之爲世子也

右梁王氏曰此句衍文○此章言文武之爲世子以及周公之教成王以爲下章教世子之事發端而百行莫先於孝故獨以文王武王事親之事言之記者亦可謂知所本矣獨是夢與九齡之事終屬無稽讀者亦知所決擇爲可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

章內學字皆音效惟學者之學如字○學數同教也士司徒所升之俊士也必時四時各有所教也干戈武舞羽籥文舞東序大學也此教文舞之以時也

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小樂正大胥籥師籥師丞皆樂官之屬掌教國子者也贊助也按周禮大胥掌學士之版及正舞位又祭祀則以鼓徵學士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而干戈之舞則別有司干掌之至小學正籥師丞則周禮無

其官不盡合也此言教舞之人也胥鼓南胥大胥也鼓南者歌二南之詩則大胥掌其鼓節也此言教歌之人也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禮者瞽宗書在上庠詔教也瞽宗殷學上庠虞學周人兼立四代之學周禮疏曰東學爲東序西學爲瞽宗南學爲成均北學爲上庠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絃誦詩禮之各以時學也大師執禮典書者教之各有其人也東序瞽宗上庠教之各以其地也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養老乞言行養老之禮因乞善言於老者也合語於旅也語至旅酬時則以言語相浹洽也此三者之禮將有其事則小樂正先時而教習其儀於東序中非若干羽誦絃之必分時以學也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東序語說命合語之言說辭命也總上文而言凡歌舞絃誦之儀節皆大樂正以篇章之數分布於典教之人使之教世子及士而大司成則論說其義理之詳於東序蓋樂正須其教而司

成董其成也。但大司成之官於周禮無考。凡侍坐於大司成者，遠近間三席，可以問。終則負牆，列事未盡不問。此大司成論說時之禮也。席之相去遠近，中間三席。所謂函丈，所以便於問對也。問則避席而前，問終則負牆，以避後者之問。所謂虛坐盡後也。教有所疑而欲問，必待司成之陳列事理既終，而後敢問。所謂毋儳言也。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春官，如小樂正、太師之教於春者；秋冬，亦執禮典書之教教於秋冬者。釋奠，奠祭而無尸也。周禮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所謂先師也。釋奠而後教，示所稟承也。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諸侯始建國，而天子命之立學。先聖，古聖人。及先聖者，始立學重之也。行事，行釋奠之事。加幣，亦重之也。若常釋奠則不用幣。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合，合樂也。國故，謂國之凶喪也。人君視學，則大合樂。大合樂則必行養老之禮，常時釋奠則不然也。凡語于郊者，必取賢斂才焉。或以

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謂之郊人遠之於成均以及取爵于上尊也遠去聲○語於郊論辨學士才能於郊之學中也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以言揚有德有才之言也曲一偏也曲藝如醫卜之屬誓戒也有習於曲藝者亦皆戒誓之使習熟其所學以待再次之論辨蓋重複考試之也果其學三事而有一善焉則拔進其等皆有優劣次序而謂之郊人所以謂之郊人者以其非俊秀才德之比而遠之也成均五帝學名天子視學而飲於成均則此曲藝之郊人亦使之得取爵於堂上之尊以相旅酬所以榮之也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不舞不授器乃退儐于東序一獻無介語可也興當作釁釁器禮樂之器器成而釁之既畢則用幣於先聖先師以告成也然後釋菜先師以告器之將用其禮輕故不興舞則不授器也釋菜於虞庠事畢則退而又儐禮其賓客于東序行一獻之禮無佐賓之介無旅酬合語之節也教有虞庠又有東序諸侯有功德者亦得立異代之學云

世子。石梁王氏曰。衍文也。○此章言太學教世子及教士之法。因及侯國立學之禮。論才取士之事。雖一一分別言之。然亦無所的據。考之周禮不盡合也。○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脩內也。禮。所以脩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上章所言皆禮樂之教也。樂以治心。禮以治躬。故有內外之殊。然制外亦以安內。所以使性情心術之嚴而泰。和而有節。是二者交錯於中。則其發形於外者。皆中和之氣。而無乖戾戲喻之失。故禮樂之教之以成也。則浹洽而與之俱化。德成于內矣。恭順莊敬而和厚以有文章。祭形于外者然也。至此則和順而道德而內外一矣。教之必以禮樂者如此。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

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

少行皆去聲○得之於心曰德行之以身曰行德行即爲父子君臣之實也太傅以身示之於前少傅奉觀而審喩之於後保太保少保師太師少師以教則喩知之也其德則成得之也喩引導也出而有事則師教示其方而引之使有得於己入而燕處則保防閑其身而輔之使毋貢非幾所以動靜交養而成其德也記古記也四輔未詳或曰前疑後丞左輔右弼也三公師傅保也語使能言雖能者則用之此記者釋古記之意也朱子曰疑丞疑字曉不得想則是有疑即問他之意○上章國學之教兼以教士而大司樂掌之故專以禮樂此章專言教世子故復詳三公之職蓋出入起居無往不教不獨國學之中已也然國學及三公之教實兼備而後成不習與成德居而實察于父子君臣之道應事接物之宜以脩其身則禮樂只實虛文而無以收其益然有師傅之教而不文以禮樂則又恐規謹質樸而不能履中蹈和以底于純粹之域此教之所以必兼備也若俊秀之士則司徒

既教以三物而賓興非無德行矣故第三文之以禮樂可也

君子曰德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國治君之謂也

德謂世子之德言德之爲貴也漸摩以師保陶淑以禮樂而德成矣教猶令也尊嚴也令無不臧而人不敢生慢易也君世子立爲君也此總結上兩節之意

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踐阼而治抗世子法於伯禽所以善成王也聞之曰爲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爲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公優爲之

于如字○此下引孔子之言以申上文之說踐阼之上闕一相字言相成王以踐阼而治也于其身猶言即其身以示教也殺身而有益於君且爲之況即其身而可以善其君乎此孔子所聞之言也然殺身以益君易而即身以善君難非正己而物正者不能也惟周公道隆德盛固宜其優爲之矣蓋周公以三公位冢宰伯禽固公世子也抗世子法於伯禽以父而教子此理之當然豈故以教成王哉然抗世子法於伯禽而使與成王居則教伯禽者即可以教成王矣盡己之所當爲而可以善其君所謂即其身以

善其君也。是故知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知爲人臣。然後可以爲人君。知事人。然後能使人。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是故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欲令成王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義也。君之於世子也。親則父也。尊則君也。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然後兼天下而有之。是故養世子不可不愼也。知。知其道也。幼不能涖阼。以末知爲子爲臣事人之道。則末能君父天下而使人也。以爲世子則無爲武王崩。成王立。又無爲子爲臣事人之事也。君之於世子以下。又因成王周公之事而推言之。有者。知其有而實有之也。盡爲子爲臣之道。而後可謂有君有親。苟不知爲子爲臣之道。則亦無父無君而已。兼天下而有之。節爲人君父而使人也。不曰教之而曰養之者。涵育薰陶。使其自化。若周公之抗世子法於伯禽。使之與成王居。是其道也。觀孔子之言。而可知古人設四輔三公之教之意也。行一物而三善

皆得者唯世子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故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衆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君在則禮然然而衆著於君臣之義矣其三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長長也然而衆知長幼之節矣故父在斯爲子君在斯謂之臣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也故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長幼焉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得而國治○長之丈反學之爲三學字音效物猶事也君我君臨乎我也著明也節猶禮也止而不敢踰之意也學之教之也因上文而言國學之教亦所以使之知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上已而至於衆皆知之則又不止於教世子而又有以教天下矣此所謂善也居子與臣之節所以尊君親親若儼然

以將君天下自居則是不知有君親矣故世子齒於學所以教之爲父子君臣長幼也觀孔子之言而可知國學禮樂之教之道矣○或問齒讓似只說得禮曰那齒讓時的一團和氣便即是樂

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

語古語也樂正掌國學之教而司禮樂詩書之業師保教世子於出入起居之際而司成就其德行元大良善也世子能有大善而萬國無不正矣孔子引古語如此是亦德成而教尊官正國治之意也

周公踐阼

石梁王氏曰衍文也劉氏曰說者以下文更端故著此以結上文之事然因其闕一相字遂啓明堂位周公踐天子位之說其後驟致新莽居攝篡漢之禍寔此語基之也○此章專以教世子言

○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

子愛之子當作慈弟音悌長之丈反○庶子官名周禮作諸子正正之也睦友以平交言子愛以逮下言也周禮諸子掌國子之倅使之脩德樂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國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教於大學之中者也倅副也國子之倅則公族卿大夫士之介

子庶子也。然諸子之職。又云國有大事。則帥國子而致于太子。是國子亦在所掌。蓋國子既教于大學。而又正以諸子之官。亦猶世子之有師保也。其朝于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朝音潮下同。○其指公族言。內朝在路門之內。王國宗人嘉事之朝也。臣有貴者以齒。以昭穆序齒不尚貴也。其位。周禮燕朝之位。大僕掌之。然亦有御庶子之文。是庶子之官。亦在御而職正公族之位也。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外朝在路門之外。所謂治朝。王日聽治之朝也。外朝所以治事。故序爵。雖公族亦與異姓班。而以官為序。不尚齒也。司士。官名。周禮司士正朝儀之位。在治朝。則司士定其位次也。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宗人。禮官。如大宗伯及都家宗人皆是也。事。廟中所執之事。以爵。序爵也。以官。序事也。按中庸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是廟中亦以昭穆序齒。其或有官執事者。則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而未仕者。則仍序昭穆以齒歟。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特牲禮。初時祝酌爵觶奠於鉶南。俟主人獻內兄弟畢。長兄弟及賓長加爵。宗人乃使嗣子飲鉶南

之奠觶。嗣子盥而入。拜。尸執此奠爵。嗣子進受。復位。拜。尸答拜。嗣子飲畢。拜。尸答拜。嗣子以所奠爵出。洗。酌以入獻尸。尸拜受。嗣子答拜。尸及無算爵之後。禮畢。尸出。宗人使嗣子及長兄弟升堂。相對而餕。此先言後登餕。而後言獻受爵或亦記者之誤也。但嗣子舉奠。特牲有其禮。而少牢無之。先儒以爲大夫避君故也。

庶子治之。雖有三命不踰父兄。庶子治公族之政。使之雖有三命之貴。亦守子弟之禮。而不敢踰越其父兄。所謂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也。結上文。○按周禮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故疏謂此節爲內朝之禮。非內朝則不然。然愚按。不齒者貴貴之義。而不踰父兄者。子弟之節。且鄉里及父族之疏者。可以不齒。而己之父兄必不可踰。非必專以內朝之禮言也。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之精麤爲序。雖於公族之喪亦如之。以次主人。大事。喪事也。臣爲君服皆斬衰。然服之升數。則仍以本親爲精麤。故不曰輕重。而曰精麤爲序也。公族相爲服。亦以服之輕重爲序。而次於主人之後。主人。喪主也。此以下。皆庶子所正之專職。

若公與族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公與父

兄齒。族食世降一等。公於公族有時燕。所謂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也。以族人爲賓。則疑於疏遠之故。使異姓一人爲賓。賓不敢與君敵。故使膳宰爲主人以行獻酬之禮。公則齒於父兄之列。篤親親也。其與族燕之數。則以世數親疏爲降殺。孔氏曰。齊衰一年四會。大功一年三會。小功一年再會。緦麻一年一會。是世世降一等也。其在軍。則守於公禰。禰當作祧。師行而載祧廟之主於齊車。則庶子官以公族之從行者守之。諸子職所謂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蓋以守公祧之事也。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公族之無事者。謂不從行無職守者。諸子職所謂存遊倅也。公宮。公之宗廟宮室皆是。正室。謂公族卿大夫士之適子。諸父。君之伯叔父。貴宮貴室。如祖廟路寢之類。下宮下室。則別宮及燕寢之類也。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練祥則告。冠取皆去聲。○五廟。以諸侯言也。祖廟未毀。廟主未祧也。廟二昭二穆曰

禰曰祖曰曾祖曰高祖及君身已五世而親盡祖廟未毀則有服之親也此言五廟者便文耳練小祥祥大祥必告必赴必告赴於君也族之相爲也宜弔不弔宜免不免有司罰之至于賵賻承含皆有正焉爲去聲免音問賵芳鳳反賻音附○四世而緦服盡五世相袒免六世以往相弔而已然弔免不可廢也有司卽庶子承襚也賵以車馬賻以貨財承以衣服含以珠貝皆庶子官正其禮數也公族其有死罪則罄於甸人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公族無宮刑纖音殲剸章兗反告音鞠○罄縊殺之也謂之罄者如罄之懸而死也甸人甸師也周禮甸師掌耕耨王籍而王之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刑罪刵劓以下之罪纖刺剸割告審問也皆往甸師氏所謂刑于隱者也獄成有司讞于公其死罪則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則曰某之罪在小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公又曰宥之有司又曰在辟及三宥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

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于公。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親哭之。𤢹魚列反辟音避爲去聲○讞議獄刑也。公曰宥之。反覆求其可宥之端也。在辟。言無可宥也。變。變常也。如減膳之類。如其倫之喪。其賻之類。仍以親疏之等也。國君絕期。而此曰無服者。不爲之弔服也。親哭之。爲位於異姓之廟。而親往哭之也。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宗廟之中。以爵爲位。崇德也。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登餕受爵以上嗣。尊祖之道也。喪紀以服之輕重爲序。不奪人親也。公與族燕則以齒。而孝弟之道達矣。其族食世降一等。親親之殺也。戰則守於公禰。孝愛之深也。正室守大廟。尊宗室。而君臣之道著矣。諸父諸兄守貴室。子

弟守下室。而讓道達矣。弟去聲殺色介反○此以下。復申前義。體異姓。親同姓。異姓如一體。不私其親也。以德詔爵。故序爵。所以崇德。賢猶能也。世適承祖。故以上嗣。所以尊祖也。雲莊陳氏曰。親親施于生者。宜有隆殺之等。孝愛施於死者。宜有深遠之思。君臣之道。以輕重言。讓道。以貴賤言也。

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及庶人。冠取妻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敬弔臨賻賵。睦友之道也。不忘親。不以貴而遺其親。一本之深仁也。賤無能。不以爵詔私其親。天下之公義也。敬。謹也。謹其相爲弔臨賻賵之禮也。

古者庶子之官治。而邦國有倫。邦國有倫。則衆鄉方矣。鄉去聲○倫。敘也。方。道也。上文雖不皆庶子官職。然要以庶子正公族爲主。故言此以結之。

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于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爲服。哭于異姓之廟。爲忝祖。遠之也。素服

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宮刑不翦其類也爲遠皆去聲○術法也法之所在不以私親犯之也體百姓與百姓一體不敢私也句師之所在郊故曰隱者與猶許也言不使國人得以慮度吾兄弟之過惡所以爲親者隱也既不敢私而又必爲之隱雖遠之而終不忍絕之仁之至義之盡也類猶子孫也此節無關庶子之職故上文既結言庶子而後復申言此也○此章專言庶子正公族之事蓋公族雖非若世子之重而皆不可不教至其所以教之之道則亦不過父子君臣長幼而已無他道也未及禮樂者氣質不齊未必其皆底於成德也然適子則既同入太學而其倅則亦春合諸學秋合諸射是亦未嘗竟遺之抑孝弟睦友慈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而禮樂之大體已不外是矣○

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有司卒事反命昕虛斤反○大始也大昕初明時也鼓徵擊鼓以徵召學士也有司行執事於學之官如大胥籥師之類也興舉秩序節禮也卒事謂釋奠禮畢反

命以禮之成告天子也。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更司者反○始之養始立學而養老也。先老先世之為三老五更者。天子視學於虞庠之中。事畢而反。明日適東序。養老先釋奠於先老。而遂定養老之席位也。非始立學。則無釋奠先老之禮。蔡伯喈曰。更當作叟。三老二人。五叟五人。象三辰五行也。以公卿之致仕者為之。羣老則無定數。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咏焉。退。脩之以孝養也。省悉井反○設席位畢。天子親適陳饌之所。以省視酒醴及珍具。乃出迎賓。賓老入門而樂作。所謂發咏也。三老五更即西階下位。天子乃退而酌醴以獻之。脩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禮之大者也。賓席在西階之上南面。三老一人升堂受獻。獻酬禮畢。主人降。則賓從以降。復西階下位。主人乃獻次賓。賓老以次升堂受獻。獻畢。皆降。主人乃復揖賓以升即席。反。謂即席也。清廟周頌篇名。詩言文王之德。登歌。歌工升堂以歌。而和以琴瑟也。語。合語也。既已歌之矣。而至

旅酬之時則合語以終之蓋其相與荅述者皆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而必其有合於文王之德音之所推致故其詩曰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是合語以成之也養老之禮於是爲大矣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達有神興有德也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下堂下也象樂章篇名大武武王之樂蓋舞大武之樂而笙奏象之詩以節之也管象舞武則衆學士皆就舞列而聲容合作是大合衆歡以事老者而以和平之音達於神明以興起人之德行也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書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皆達有神興有德之意正君臣之位貴賤之等亦以樂舞言之其詳不可考然觀樂記所謂分周公左召公右復綴以崇天子則君臣貴賤上下之義亦畧可見矣於升歌言禮之大於下管象武言上下之義行此亦隨所舉以見義主清廟則言文王之德因大武故言樂舞之位皆無容泥也○按舊說以周頌維清篇爲象舞之曲而舞以干戚周頌酌之篇爲勺舞之曲而舞以羽籥注疏於此節則云文王武王之舞皆名爲象華谷嚴氏疑維清之詩不言征伐則象決非武舞陳雲莊獨主其說愚意歌舞以象功德則文武之樂

自不妨皆謂之象。朱子於周頌武篇曰，象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是矣。酌之爲勺。朱子固有其說。而其詩有遵養時晦之語。則舞以文舞宜也。維清之爲象。自無可徵。況大武六成。而於詩之可考者則止三篇。文王之樂亦必非止一篇矣。獨以維清當之。而疑其不言征伐可乎。又工入升歌。每非一曲。如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周南召南之三。皆以三篇連用。今周頌清廟維天之命維清三篇。皆言文王之德。宜亦三篇連用。爲升歌之三終。維清非象武也。然則文王象舞之詩。今無可考。而此之下管象者。實武王之象。卽大武六篇之詩。爲舞大武之節者也。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幼於東序。終之以仁也。馮氏曰。鄭注無養幼之文。疑是誤本攙入一字。石梁先生於此節塗去幼字。○闋終也。羣吏。鄉遂之吏也。蓋畿內諸侯及鄉遂之官。與於行禮。故天子養老既畢。則命之反國。使各養其老。以廣仁恩也。是故聖人之記事。慮之以大。愛之以敬。行之以禮。脩之以孝養。紀之以義。終之以仁。是故古之人。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

之備也。古之君子，舉大事，必慎其終始，而眾安得不喻焉。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兌音悅。○記事之義未詳。或曰記當作紀，謂紀綱事物也。慮，猶謀也。謀之以大，謂不爲淺狹之謀，而必爲天下之規也。愛之以敬，謂不爲喣喣之愛，而將以恭敬之心也。行之以禮，謂不爲直情徑行，而必盡節文之密也。慮大愛敬行禮以脩孝養，而紀以義，終以仁，其德備矣。自釋奠以至禮終，皆將以敬慎之志，以其終始如一，故眾皆喻其德之備，而可爲天下法也。兌命，商書。典，常也。言念慮始終皆常於學也。引此以結慎其終始之意。○此章言天子觀學養老之禮。○世子之記曰：朝夕至于大寢門之外，問於內豎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今日安。世子乃有喜色。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世子，世子色憂不滿容。內豎言復初，然後亦復初。不滿容，不能充滿其儀容也。此只言朝夕，而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昏定晨省，禮之常，而日三者，則由夫人子之自致也。朝夕之食上，世子必在視

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羞。必知所進。以命膳宰。然後退。若內豎言疾。則世子親齊玄而養。齊側皆反養去聲○羞品味也。知所進。知所食之多寡也。命膳宰。亦末有原之命也。齊玄。齊事之玄端緇衣玄裳也。齊玄而養者。齊一敬慎之至。有禱祠之心。交於神明之道也。

膳宰之饌。必敬視之。疾之藥。必親嘗之。嘗饌善。則世子亦能食。嘗饌寡。世子亦不能飽。以至於復初。然後亦復初。平日之饌。非不敬視。而親疾之時。則尤加謹焉。藥必親嘗。防姦慝也。嘗饌善。謂親能多食也。亦能食。亦不能飽。猶一飯亦一飯之意。○石梁王氏曰。古世子之禮亡。此餘其記之一節。小戴以附末。慝按此篇實主言教世子。故篇末附古記之言。以與篇首文王之事相為首尾。以孝行致丁寍也。吳臨川移此章置篇首。則殊不必云。

禮運第九

此篇言禮本於天地。而聖人法天效地制禮以治天下。亦與陰陽造化之運行者相為流通。故以禮運名篇。其中固多粹語。而每雜以老氏之談。大約漢初儒者所述也。今分為八章。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仲尼之嘆蓋嘆魯也言偃在側曰君子何嘆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與去聲蜡音乍觀官換反○蜡歲終而索饗萬物黨正因屬民飲酒時孔子在魯而與為賓焉也觀門闕也兩觀當門兩旁懸國家典章於上以示人之所也嘆魯蓋下章周公其衰之意因舊章而興感也大道之行以政治言三代之英以人才言人失道則亂道非人不行二者相與為體此下二節乃記者推釋孔子之言而失其旨者也未及見其盛而有志焉則夢見周公之意自謙之辭也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脩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

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長之丈反矜音鰥分去聲惡爲皆去聲○天下爲公謂堯舜授禪也男有分各安其職分也外戶不閉言暮夜無盜賊之虞也大同猶大公也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知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知音智埶勢同○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連曰及以賢勇知以勇知爲賢以功爲己以爲己爲功也考成也刑仁以仁爲法也在埶者去謂失

位滅國。小康。小安也。○石梁王氏曰。以五帝之世爲大同以三王之世爲小康。此老氏之意。而鄭氏又引以實之。謂禮爲忠信之薄。皆非儒者語。愚按此章首節之下。孔子當猶有言禮之說。而既已失之。漢儒乃妄以己意演繹此二節攙入中間。遂使讀者亦以爲孔子之言而莫或辨也。夫此章方以禮爲小康。而篇中又推演至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以至於大順。不與小康之言自相剌謬矣乎。況孔子方極言禮之大。以本於天地。而以失禮嘆魯之衰。則不以禮爲小康可知。而大同之說。則未嘗一言及也。又孔子家語亦載此章。文字小異。家語記孔子稱老子爲猶龍。而老子所贈孔子之言。則又五千言餘意。其不足信。抑又明矣。

○言偃復問曰。如此乎禮之急也。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御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

復扶又反夫音扶相去聲殽音效冠去聲朝音潮○上章夫子必猶有言禮之說而今失之故子游以禮之急爲問禮者天地之序先王承天理自然之節文而著爲人事之義則故無禮則雖生而生理已亡矣詩鄘風相鼠篇殽效同列陳也先王制禮本天理自然之序效山澤高卑之勢陳列其屈伸往來之道以通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而爲之範圍所以示天下而使之共由以免於死亡之患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治也蓋禮之急如此然觀於此言則夫子不以禮爲小康之治亦可見矣

○言偃復問曰夫子之極言禮也可得而聞歟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可得聞欲聞其說之詳也杞夏之後徵證也夏時如夏小正之屬宋殷之後坤乾商易歸藏也蓋由忠而質由質而文此天道自然之運而先王制禮因以與時損益故夫子將言制禮之本原而先述此言古禮已無足徵其可得見者僅此而已禮無足徵即所云有志而未之逮者也○或問夏時坤乾何足以徵禮曰夏時坤乾之詳今亦不可得睹但

一代禮制政令自舉一端可見大概況聖人聰明睿智即一知萬不足疑也然此只緣起下文之辭非謂得夏時坤乾遂足以徵二代之禮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承上以起下文

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

夫音扶捭薄厄反汙烏瓜反抔薄浮反桴音浮○燔黍以黍加燒石之上而燔之使熟也捭擘析豚肉而燔之也汙尊掘坎以盛水也手掬曰抔蕢桴以塊爲鼓椎土鼓築土爲鼓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然男女猶後而飲食則生而已然而天理之節文即於此而在所謂有物有則也是以人之爲禮亦莫不以飲食爲先是禮始諸飲食矣其者然而未敢必之辭夏殷之禮且不足徵則夏殷以上益無徵矣然由周以文而思殷之質由殷質而思夏之忠以其大略觀之夏商以前簡樸益可想蓋如是而猶足以致其敬於鬼神矣蓋禮文至後王而始備而禮之本則止此致敬之心此致敬之心不以上古之樸陋而無之是可見人情之本然即天理之自然而禮之本於天也明矣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然

後飯腥而苴熟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號平聲飯上聲首鄉皆去聲○飯含也腥生米也孰熟同苴孰苞苴熟肉爲遣奠也知知覺也及其者更端之辭言送死厚終皆人情所不能已而復則望之於天葬則藏之於地以體魄本乎地故死亦降於地知氣本於天故復亦望之於天故死者北首以從陰生者南鄉以從陽此又皆天地自然之理而無待於勉強者也先王制禮亦效法天地本然之道而已喪祭禮之大者故以此明禮之本然也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橧音曾茹音汝衣去聲○營累土也橧巢聚薪爲巢也茹食也茹毛并毛而茹之也上古之朴陋如此然宮室火化衣服之制雖未備而安居飲食衣服之情無不同是亦可以見天理之本然矣後聖有作然後脩火之利范金合土以爲臺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

亨以炙以爲醴酪治其麻絲以爲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亨音烹酪音洛○范鑄金之模合土爲陶器也毛曰炮加火曰燔亨烹同遠火曰炙以弗串肉而炙之也酪乳汁朔初也猶本也與天地自然之利以遂人安居食味被色之情以致人養生送死之仁事鬼神上帝之敬皆本乎天理之自然而非有勉強也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脩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醆側限反粢才細反醍湯禮反○玄酒在室不忘古也醴酒之一宿者滓汁得醴也醆盎齊酒成而蔥白色也戶室中近戶處粢醍酒成而色紅也澄酒沈齊酒成而滓沈也此即周禮五齊以成之遲速爲上下皆重本之意也犧牲初繫廟門之右將殺則麗於碑鼎亦在廟門外右將亨則入在阼階之東南琴瑟堂上樂管堂下樂磬鐘鼓則上下皆有之祝於祭之始

爲主人告神嘏於祭之終。爲神致福於主人。上神。謂天神也。此約舉祭之始終言之。睦兄弟。如序昭穆之事。齊上下。如序爵之事。夫婦有所。如阼階東房之位。此及下節。專以祭禮明承天治人之義。言先王制禮。旣皆自天理人心之本然矣。故當祭之時。禮樂之陳如此。要皆因天地自然之物。以達人致敬鬼神之心。而卽以正人之大倫焉。天生人而與以食養之資。畀以秉彝之德。此天之祐民也。聖人制禮則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以厚其生而正其德。豈非所以承天之祐乎。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專以祭禮言之。作中庸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視諸掌乎。

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孰熟同。越音活。冪莫必反。衣去聲。亨烹同。○作舉也。祝號有六。曰神號。鬼號。祇號。牲號。齍號。幣號。祝史稱之以

告鬼神此始祭陰厭時事也祭必設玄酒然實不以獻以示本耳殺牲時取血毛以告神於室既殺則以俎盛牲體而爲於尸此朝踐之事用上古之禮也執其殺爓之也越席蒲席疏布粗布冪覆尊也此祭天所用而此雜陳之薦練治也朝踐獻以醴饋食獻用醆燔燔肉豕豕肝主人獻尸賓長以肵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也君初獻夫人亞獻君三獻夫人四獻所謂交獻也孰其殺以下用中古之禮皆未極飲食之盛而以腥臭嘉美魂魄求其有以契合於冥漠之中也合亨合前所爓之右胖及左胖而烹煮之醴當作體體別骨之貴賤以爲折俎以供尸及眾賓兄弟之俎也簋內圓外方以盛稻粱簠內方外圓以盛黍稷籩竹豆以盛果脯豆木豆以盛菹醢鉶如鼎而小鉶羹肉汁之以栥和者此乃用當世之禮致飲食之盛皆饋食及享燕賓容之事也祝以孝告嘏以慈告統始終言之祥猶善也此節分祭之次序而詳言之蓋在天有其理則在人有其情天理有其節文則人事有其儀則有其情則必求有以行之有以行之則必致儀節之詳供列之盛而其情始愜此理之自然也故自上古以至三代風氣日開而先王制禮與時損益至成周乃郁郁乎文然本質而行之以文則皆莫非天理之當然而人情之範圍且有兢兢乎太古

之遺以示人反本之志欲有滅於此焉則無以極人孝敬之念而更有加於此焉又文勝文勝而本反以漓此成周所爲禮之大成也道夫周末文勝本質日漓而於是僭亂相仍不知紀極滋然者又井謂禮爲忠信之薄而流爲方外之民夏商之禮既不足徵而宗國之衰又莫之能振此孔子所爲遊兩觀而興嘆也漢儒不達其義徒以此章有茹毛飲血之文遂撰爲大同小康之言攙入其間惑之甚矣○此章明禮之本原及先王所以制禮治人之事自此章以下則反復推明上章之說也○

孔子曰嗚呼哀哉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

舍音捨○周道既衰而魯爲周公之裔周禮在魯夫子有至道之望然魯之郊禘則非禮也故又歎周公之澤之衰蓋杞宋之郊以王者之後守其舊章魯豈杞宋之比哉石梁王氏曰此真孔子之言鄭注不能明其義天子祭天地諸侯但可祭社稷魯而有郊是背周公所制之禮與杞宋不同也愚按止此節是孔子之言下

文則皆記者所演也。祝嘏莫敢易其常古，是謂大假。假當作嘏，或曰當作嘉。○祝嘏之辭當守古之常法而不敢易，則謂之福。蓋福者，備百順之名也。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是謂幽國。祝嘏之辭說，有國之典禮也。衰世君臣棄禮，則惟宗祝巫史習而記之。於是有變易常古，而莫之考者矣，是幽暗其國也。醆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國。醆，夏爵。斝，殷爵。尸君，君尸也。王者兼用先代之器，諸侯則守時王之制。今以諸侯而用醆斝獻尸，是僭上之君也。冕弁兵革藏於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私家，大夫之家。脅君，見脅於強臣之君也。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是謂亂國。家臣不能具官，一人常兼數事。祭器惟公孤以上皆具。大夫則彼此相假。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周禮大夫判縣，蓋待賜於君而後用。然判縣是亦不具也。亂國，謂尊卑無等。故仕於公曰臣，仕於家曰僕。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以衰裳入朝，與家僕雜居齊齒，非

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期音基衰七雷反朝音潮○三年之喪與新昏者期不使君之體其臣也臣不敢以衰服入朝敬君也今大夫則以衰服入朝其在家則與家臣雜居齊齒是無上下之別矣故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是謂制度處上聲采去聲○天子撫有天下然畿外均分諸侯而畿內以供天子食公田之租稅不言國者別於諸侯也不言天下者天下非私有也諸侯則世其國大夫有功德者亦得以世其家也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而不以禮籍入是謂天子壞法亂紀壞音怪○諸侯有國自其祖受封於天子也故天子適諸侯則舍其祖廟然必太史執簡記奉諱惡以從以不敢慢人之宗廟也不然則是壞法亂紀自天子始矣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謔諸侯於其臣有問疾弔喪之禮非此而往是相戲也是故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

以治政安君也。別嫌明微。如僭君以下之事。儐鬼神。如視朔之事。制度。即上文所謂制度。仁主於愛。義主於敬。別仁義者。如愛親敬君。施之各當其則而不殺也。有禮則政治。政治則君安矣。自視朔以下九節皆因孔子郊禘非禮之言。而歷舉非禮之失。此節乃統結上文也。故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倍。小臣竊。刑肅而俗敝。則法無常。法無常而禮無列。禮無列則士不事也。刑肅而俗敝。則民弗歸也。是謂疵國。承上文而申言其害也。禮所以治政。失禮則無以正人。而君徒虛位矣。君徒虛位。則誰復畏之。故大臣倍叛。而小臣又從而竊盜其柄也。無足以正人。故任刑而刑肅。刑峻急而無恆。則民巧爲規避。而俗益敝。民俗敝。則法令益密。朝更夕改。而於是典禮亡矣。國無典禮。誰爲任事。刑肅俗敝。情義乖離。不相維繫。國雖不亡。亦已病矣。疵。病也。

故政者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殽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

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此聖人所以藏身之固也夫音扶殽音效○藏猶安也對上文危字而言也爲政必以禮禮本於天效天效法於天以降命令則命令皆天理之節文矣人君出治政非一端故或有事於社而出令則必其順地勢以經理上宜是則效地之政也祖廟以享人鬼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自仁率親自義率祖故有事於祖廟而出令則必尊尊親親以廣愛敬是則仁義之政也山川以興財用故有事於山川而出令則必其興起事功而利民用是則興作之政也宮室飲食車服制度之大者故有事於五祀而出令則必其有以定上下之品制而不亂是則制度之政也蓋昊天明旦鬼神體物而不遺三百三千禮入至小而無間則后土山川社廟五祀皆莫非天而效地仁義興作制度皆莫非效天矣夫如是則政治君安而安得有疵國之憂乎○此章言無禮則無以正天下國家故爲政必以禮也○故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處其所存禮之序也玩其所樂民之治也故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

之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參七南反處上聲樂音洛○參猶考證也參於天地即本天殽地也並猶比擬也並於鬼神即宗廟山川五祀也承天上章言聖人本天效地列於鬼神以制禮者凡所以正天下國家耳處猶區別也區別其定分之所存則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效之以制禮定分所由序也玩如玩占之玩樂者動而不括之意玩索其流行之所運則流而不息合同而化效之以作樂民情所由洽也天有四時地生財用人生於父而教於師然無以品節之則氣化人事不能無偏倚過不及之偏聖人本天地之正理以順天時而興地利以裁成而輔相之以厚民生而正民德所謂以正用之也夫如是則民分無不定民情無不洽而法天者實還而贊助乎天矣必如是而後爲天下君故君者立於無過之地者也故君者所明也非明人者也君者所養也非養人者也君者所事也非事人者也故君明人則有過養人則不足事人則失位故百姓則君以自治也養君以自安也事君以自顯也故禮達而分定故

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陳雲莊以三明字皆當作則今從之分去聲○承上文立於無過之地而言人君者臣民之所則倣故處尊有富而為臣民之所奉養服事若君而則倣人則是其身不能無過而無以為君矣惟其能立於無過之地故百姓皆則君以自正其德養君以自安其分事君以自顯其仁以其本天殺地而出身加民者皆莫非天理之當然則禮教四達上下安民志定故人皆以得死為榮以倖生為患也死生舉其重言之禮達分定禮教之成也愛死患生人情之治也○先君子曰人君固當立於無過之地矣然何以能無過則尊賢親親而法天效地以自治者猶必有在惜乎記者未之能言也至此節之言抑揚太過將使為君者岸然民上而飾非文過不嗜善言其失尤非淺鮮矣故先儒病之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讀者擇焉可耳

故用人之知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貪。知音智去起呂反○知者多詐勇者多怒仁者多貪氣質之偏也任其氣質之偏則不安於分矣惟以禮治人之情則用其知以明禮用其勇以強禮用其仁以守禮有所範圍而氣質變化可去其詐怒且貪之失矣此所以禮達而分定也○朱子

曰仁只是愛愛而無義以制之使事事都愛好物事也愛好官爵也愛錢也愛事事都愛所以貪也故用人之仁當去其貪之失故國有患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變辨同○死宗廟猶言死於先君也變有分辨也君爲社稷死則死之若其爲已死則或可以無死所謂辨也以禮達分定故如此此所謂愛其死而患其生者也故聖人耐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爲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慈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耐音能辟音闢惡去聲弟弟下弟字音悌長去舍皆上聲

○禮達分定。人皆愛其死而患其生。是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矣。先王所以能使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豈私意之所能致哉。蓋有以深知夫人情有不可使之不遂其願而又不可使至於流者。故開辟十義之途。因人性之所固有者。以品節之而與之以其由。明示之以講信循睦之利與夫爭奪相殺之患。然後天下人有以各遂其情而安其分。分相安而利與情不流而患息。而於是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矣。然所以治七情循十義者。苟不本於天理之節文而無法則之可守。則又何以治之。故爲政之必以禮也。○問愛與欲何別。朱子曰。愛是泛愛那物。欲則有意必得。便要挐將來。或問七情還是好邊歹邊。先君子曰。七情也說不得好歹。須看著在何邊。蓋情只是氣之靈。如喜善惡惡便是好。如飲食男女一向流去。便至爭奪相殺。譬如田地是會生物的。這是田地之情。然種稻便好。生草便歹。故曰人情以爲田。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惡去聲。○言七情之中。欲惡其大端。情者。心之用也。此及下節復申上節末句之意。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

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度待洛反惡如字見賢偏反舍上聲○情發於外而本於心方其藏於心而未形於事之時或由於義而爲美或反是而爲惡既不見其色則無以測度其情矣窮猶鞫治也使之盡去其人欲之私而一於義理之正也蓋情之既發而治之則政刑而已而其治已淺矣於情之未見而治之則必輔翼之以義理範圍之以節文使情之美者日以相引而生而情之慝者自消是舍禮無以也○此章言聖人制禮所以治人情而正天下國家而非禮則無以治人情也

○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德以理言陰陽以氣言鬼神即氣之屈伸往來者而五行又陰陽之目各以一端言者也交會者妙合凝聚之意言人之有生得天地之正理陰陽鬼神之和會五行之精氣而爲人也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得其秀而最靈者爲人○石梁王氏曰此語最粹

故天秉陽垂日星地秉陰竅於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此以下以天道之本然言秉猶執持

也天秉陽以運於上而日星則垂照於下地秉陰以承於下而山川則竅通於上蓋獨以天言則陰陽皆天之運分天地言則天陽地陰天上地下陰陽之定位而日星垂山川竅則陰陽之交會也陰陽二氣變合而有五行分五行之氣而循環為四時春木夏火秋金冬水土無專位而分旺焉而鬼神行乎其中矣和者各適其常而不相背也日月告垂於天然日有常度而月則有盈虧蓋日之行由於天而四時循環實又主於日日出入而有晝夜日南北而有夏冬月體無光受日之光以為光以日行有常故月行與日歲十二會而生晦朔弦望故謂播五行於四時雖其和矣而後月生也三五而盈三五而闕亦以合五行之數也言此所以為後文月以為量張本

五行之動

迭相竭也五行四時十二月還相為本也

還音旋下同○迭更迭也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而五氣之運更迭循環生氣盡於夏長氣盡於秋成氣盡於冬藏氣盡於春是迭相竭也然藏者生之本生者長之本長者收之本收者藏之本陰盡於夏而夏至則又陰之本陽盡於冬而冬至則又陽之本是還相為本也相竭相本者氣而所以相竭相本者則天道之所為流行也下三節倣此

五聲六律十二

管還相爲宮也

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五行之發而爲聲也十二管陰陽各六統陰陽爲言則謂之六律也六律六呂以長短之序言則子黃鍾丑大呂寅太蔟卯夾鍾辰姑洗巳仲呂午蕤賓未林鍾申夷則酉南呂戌無射亥應鍾陰陽迭開以上下相生言則黃鍾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林鍾林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太蔟太蔟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南呂南呂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姑洗姑洗三分損一隔八下生應鍾應鍾三分益一隔八上生蕤賓蕤賓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大呂大呂三分損一隔八下生夷則夷則三分益一隔八上生夾鍾夾鍾三分損一隔八下生無射無射三分益一隔八上生仲呂仲呂三分益一則又隔八上生黃鍾然律呂生生不窮而聲則止於五故黃鍾一宮則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林鍾二宮則太蔟爲徵南呂爲商姑洗爲羽應鍾爲角太蔟三宮則南呂爲徵姑洗爲商應鍾爲羽蕤賓爲角南呂四宮則姑洗爲徵應鍾爲商蕤賓爲羽大呂爲角姑洗五宮則應鍾爲徵蕤賓爲商大呂爲羽夷則爲角應鍾六宮則蕤賓爲徵大呂爲商夷則爲羽夾鍾爲角蕤賓七宮則大呂爲徵夷則爲商夾鍾爲羽無射爲角大呂八宮則夷則爲徵夾鍾爲商無射爲羽仲呂爲角夷則九宮

則夾鍾爲徵，無射爲商，仲呂爲羽，黃鍾爲角，夾鍾十宮。則無射爲徵，仲呂爲商，黃鍾爲羽，林鍾爲角，無射十一宮。則仲呂爲徵，黃鍾爲商，林鍾爲羽，太蔟爲角，仲呂十二宮。則黃鍾爲徵，林鍾爲商，太蔟爲羽，南呂爲角，是謂還相爲宮。蓋陰陽五行之氣，有自然之節度，彼此相和，而未嘗有所强然者也。

五味六和十二食還相爲質也。

和，去聲。○五味，水鹹，火苦，木酸，金辛，土甘，五行之和而爲味也。和，調和之宜也。六和者，五味而加以滑，蓋血氣之類，味之本乎天者也。五味而又各以六者和之。十二食，十二月各有所宜食，如春多酸，夏多苦，及春行羔豚膳膏薌之類。然記者以配上文言耳，不必强求其目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五色，木青，火赤，金白，水黑，土黃，五行之彰而爲色也。章，錯以成章也。六章者，五色而加以玄，黑而有赤之色，如天之玄遠也。十二衣亦無庸强求其目，以五色爲質，而又各以六章文之，亦循環不窮也。蓋聲音食色，五行各一其性，陰陽對待之體也；而律呂章和，五者還相爲本，陰陽一流行之用也。自其體言之，則各有其序而不亂；自其用言之，則合同而化於無窮。此天道之本然，而禮樂所由興者也。

故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

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別皮列反。○變德而言心者。兼以秀靈之氣言之也。端。緒也。五行之理備於中。而其緒以時達於外也。天地之心。以存主言。五行之端。以發用言也。聲律旋相爲宮。味和旋相爲質。色章旋相爲質。在天有本然之理。然能知其味而和之。聞其聲而辨之。察其色而章之者。惟人。而萬物不能與焉。是可見人之心。即天地之心。而五行之用。惟人備之矣。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人之德。即天地之德。然人心有覺。而天地無爲。第恐其欲動情勝。以至於流。則背乎天理之當然。而爭奪相殺。乃由斯起。聖人本天地自然之理。因人心固有之良。而制爲禮樂。以定其分。而和其情。此禮樂之教。所由興。所謂以人治人之道也。○問人者天地之心。朱子曰。如天道福善禍淫。乃人所欲也。善者人皆欲福之。淫者人皆欲禍之。又曰。教化皆是人做。此所謂人者天地之心。欽按。此段俱甚精。或古聖嘗有是言。而記者措撰之也。奈後文又止一向夸大去。於此旨不能實有發明矣。故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端。以四時爲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以

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量去聲畜許六反○人者天地之心。故聖人立法必以天地爲本。天地闔闢而有陰陽。故以陰陽爲端。端緒也。由其緒而引伸之也。陰陽流行而爲四時。故以四時爲柄。柄。執以爲主也。四時之運。紀以日星。故以日星爲紀。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後月生。故月以爲量。量程限也。陰陽四時日月之迭推。皆鬼神而已。故鬼神爲徒。徒與也。陰陽四時之定體。則不外於五行。故五行以爲質。質幹也。其在人則爲禮義。故禮義以爲器。器用也。凡以治人情而已。故曰人情以爲田。人情無不中和。則天地中和之氣應之。而四靈可致矣。故曰四靈以爲畜。以天地爲本。故物可舉也。以陰陽爲端。故情可睹也。以四時爲柄。故事可勸也。以日星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鬼神以爲徒。故事可守也。五行以爲質。故事可復也。禮義以爲器。故事行有考也。人情以爲田。故人以爲奧也。四靈以爲畜。故飲食有由也。事行之行下孟

反○人者天地之德故作則必本於天地則民彝物則之理無不包舉矣德無爲而氣有覺氣之發用爲情故以陰陽爲端而求之則民情之順理乃安從欲則危亦大可睹矣情之所發而事興如飲食之情則有燕饗男女之情則有冠昏而事興也必當其時故故燕饗有節冠昏有年猶陰陽之運於四時各適其候也故觀於四時以立事之柄則制作台於人心而人從之故事可勸事必有紀謂事之節文也有節文而後事得其序猶驗之日月而後時得其正故以日星爲紀則事可秩功事功藝分藝也事必各當其分而後成如子之成其爲子臣之成其爲臣稱其分以程功猶月之盈闕有期而成月子故取法於月以限量則功成而協於分藝也時之變通成無定執一焉則泥而不可守故與時爲通變如三王損益通凶荒殺禮之類猶鬼神之屈伸而有恆故鬼神以爲徒則通變而不失其宜故事可守而民不倦事之定體有常踰越焉則禮失不可復以理爲定守如視聽言動之質則于臣弟友之常猶五行之分搖而相本故五行以爲則有定而不失其序故事可復而民不越此皆作則之本也作則審如此則禮明而義牌矣於是以禮義爲用而施之以治人情則合於物理宜於人情民無不勸事有節文各安其分以守之不厭行之不

踰而事業德行可以有成矣考成也奧室西南隅人之所尊所安也人各遂其所尊所安而太和之感四靈可致也

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魚鮪不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淰審枕反獝況必反狘許月反○鮪魚之無鱗者淰獝狘皆驚去之貌龜可卜以決疑故言人情不失謂知所趨避也此節申明飲食有由之說○石梁王氏曰行至此無義味也且大迂疏何所無龜謂禮樂與而四靈至所可言也以四靈爲畜而鳥獸皆不獝狘則不惟迂疏且無是理人旣取鳥獸以供飲食而鳥獸安得不獝不狘乎哉○此章言人本天地之德故聖人制禮以治人情亦必以天地爲本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瘞音曀繒似仍反○列秩也瘞埋繒帛以禮神也宣布也承殺天降命之意而舉祭禮言先王以蓍龜能紹天明故執蓍龜以卜日而陳列祀典遂因祭祀而降命以設制度故國有定典官有恆御而事各

有所主禮各得其序如下文所云也故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也故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儐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天位天子之位也為天之宗子而紹天出治祭帝於郊事天如事親是所以定其為天子也地生物以養祀社於國門之北所以陳列地利以示人而使人知報本也立愛惟親故祖廟之祭所以本親親之仁以施之天下而使人知各親其親也儐賓禮之也莫非鬼神而獨言山川者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猶朝覲宗遇之為賓禮示人以賓主之交講信脩睦之道也飲食居室民事之大者五祀之祭所以稚事為之本而示人以不忘始也上文言祭祀列而後典禮定故此言先王患禮之不達於下而所為列之祭祀者如此故宗祝在廟三公在朝三老在學王前巫而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列祭祀而制度由是設矣故宗廟之事宗祝領之燮理之道三公任之學校之禮三老明之王有祭祀則巫導

其前王有言動則史書於後有疑則卜筮以決之飲食則瞽矇以樂侑之所謂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者也王居其中不必他有作爲也惟恭敬省察窮理養心以守夫天理之正而已故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山川五祀義之脩而禮之藏也藏去聲○祭祀列而典禮定故天位定而百神爾主地利列而貨財不匱本仁以教天下而天下皆知事於孝慈本事以節天下而天下皆懔尊乎法則神無言而格民不介而孚也如此則是郊社祖廟山川五祀之祭乃民義所由脩而禮教之府藏也謂之藏者言其達於用而不窮也孝慈服焉句下當有禮行於山川云云一句蓋闕文也是故夫禮必本於大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列而爲鬼神其降曰命其官於天也夫音扶○列祭祀設制度而禮教之達如上文所云条是故夫禮之本原只此至一之理分而對待轉而圖闢

流而循環列而往來屈伸無非此理聖王殽天地列鬼神以降爲命令如定天位列地利之類則制度皆與天合而國典官常有主有序其設官分職亦莫非天理之本然也結上文然此有節之語殊難致詰石梁王氏曰禮家見易有太極字翻出一個太一仍是莊列語○此章言先王之制祭祀所以達其禮教及於天下蓋以廣前章承天之祜及夫政必本於天殽以降命云云之意也。

○夫禮必本於天動而之地列而之事變而從時協於分藝其居人也曰養其行之以貨力辭讓飲食冠昏喪祭射御朝聘分去聲養當作義冠去聲朝音潮○雲行雨施品物流形禮之本乎天也及於動而形見於下則高下散殊而尊卑各有定位矣分列之於事物則三百三千體物而無不在也發通以從時如上古茹毛飲血及三代損益至於大成而凡事亦莫不各有因時之宜也協合也分定分藝猶事也各協於定分事爲之當然而不可踰越也分藝之本然所謂天理之節文也居猶在也其在人則人道之當然其行之則以貨力辭讓之節飲食之需以達之冠昏喪祭射御朝聘而爲人事之儀則也

故禮義也者

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脩睦。而固人之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惟聖人爲知禮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養去聲。壞音怪。喪去聲。去起呂反。○禮紀。義綱。禮儀文。義事理也。無禮則無所範圍。而脩慢邪僻之容見矣。故禮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講信修睦。養生送死。事鬼神。皆天理之當然。而人情所不能已者。達通也。竇猶道也。惟聖人知禮之不可以已。而去禮則底於喪亡。所謂失之者死。得之者生也。

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人道之必以禮。猶酒之必以麴糵。君子庸禮。故其情厚。小人去禮。故其情薄。情薄而失義。所以致喪亡之禍也。故聖人脩義之柄。禮之序。以治人情。故人情者。聖人之田也。人道之當然。義而已矣。柄秉也。所執持也。禮則所以品節其當然之義者也。無禮則情流而義失。故聖人知禮之不可以

已而脩人義之所當執持者與其所以品節之詳以治人情而使之得免於喪亡之禍也因前章有人情以爲田之語故下文遂以治田譬之

脩禮以耕之

禮所以治人情而使之無失其義猶耒耜之耕田而可播種也

陳義以種之

義者人道之幹無義則禮爲虛文而已敷陳人道之當然以教民其由於禮猶耕田而播種之也。

講學以耨之

講明理欲之辨使之知去不義以全義猶治田之去草也。

本仁以聚之

仁者本心之全德所謂天地之心也仁渾然之體義其殊之用使徒强於義而不反求之本則義亦外爲而已故必本之以仁如十義則先慈孝而禮主於報本使惻怛之意油然日生則百行由是可全久之而萬物一體義自不可勝用矣是猶治田者之熟之而收斂也。

播樂以安之

樂所以養人之性情使之優遊饜飫於仁義之中以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播之以樂則義精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矣是所以安之也此禮教之成也○脩禮陳義二條自聖王立教言未就學者身上蓋禮者教之規模條例而義則正其所教之事也至於講學則所以施之學者以使之必由於禮而長養其義也講學者致知以立力行之本本仁者力行以踐致知之實播樂則所

以成之矣此數條立義甚精可深玩焉

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實謂定體也義隨時而無方禮一定而有體故曰禮也者義之有實體者也若因時制宜唯義所在則禮可以義起如喪具稱家有無三王不相襲禮皆因時制宜之道也○此節以聖王之脩禮陳義言蓋脩禮正將以陳義猶耕田正求以播種田有定在而播種惟時禮有經而義有權也

義者藝之分仁之節也協於藝講於仁得之者強

分去聲○藝猶事也爲子爲臣其事各有定分也節裁制也仁者心之德統其全而義則心之制分其節也協之於事而得其宜講求於仁而得其節則義精矣強強立不反也言學者能精義則有以自立而外物不足以奪之也

仁者義之本順之體也得之者尊

義者仁之散殊仁即義之一本順即下文所謂大順言推以治人之本體也總萬事之本立治人之體何尊如之○此二節皆就學者言蓋所得之淺深層次也不及於講學播樂者仁義本於己而禮樂則循乎教之所施講學即所以精其義而播樂即所以熟其仁又協於藝講於仁即講

學之事。而所謂順者。即樂之達也。○合此三節。皆反復上五條之意。而禮有定體。即章首所謂列而之事。禮以義起。即章首所謂變而從時。義協於藝。即所謂協於分藝。仁者順之體。又所以起下文大順之推也。

故治國不以禮。猶無耜而耕也。爲禮不本於義。猶耕而弗種也。爲義而不講之以學。猶種而弗耨也。講之以學而不合之以仁。猶耨而弗穫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樂。猶穫而弗食也。

此就施教言。合猶要也。學者能至於仁。則亦既有諸已矣。然未至於安仁。則猶未足以盡其意味之實也。劉氏曰。此反譬以申明前段。聖學教養之事。有始有卒。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

安之以樂而不達於順。猶食而弗肥也。

此就成學言。順和也。施之事功而無所乖戾也。安之以樂。其學成矣。然學者而有其體。則又當達之用。使未見之行事。則猶未足爲充其量也。劉氏曰。安之以樂之前。皆成己之功。明德之事也。達之於順之後。則成物之效。新民之事也。

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父

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謂大順。大順者。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常也。動容周旋中禮。睟然見面盎背。和之達於身者然也。法。可則也。廉。有守也。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謂以樂章德而行之。天下也。考。成也。相與成其德也。以成己者達之成物。家國天下隨所遇而措之。而無不有以充其量。如此。至於大順。則養生送死事鬼神無不有以遂其情之正矣。劉氏曰。此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也。故事大積焉而不苑。並行而不繆。細行而不失。深而通。茂而有閒。連而不相及也。動而不相害也。此順之至也。故明於順。然後能守危也。苑。音鬱。○事大積。大事疊積也。苑。壅滯也。間。中間也。串言大順之意。言禮明樂達。德立化成。以治天下。則雖大

事疊積。而明良喜起。於事亦可無所壅滯。雖事之不合者。一時並行。而義可與權。行之亦不至於背繆。雖事之細者。而禮入小無間。行之亦無所遺失。且和平所感。雖至幽深。而無不可通。定分所協。雖至茂密。而有中間。萬物一體。連也。而未嘗無等。則不相犯。萬事殊途。動也。而要之一本。則不相害。是順之至也。至危者莫如人情。明於大順之一道。則知所以守危。而無壞國喪家亡人之禍矣。自聖人脩禮之柄以下。本言先王之以禮治人情。然學者治其情以至中和之至。則又可以治天下國家。上下一德。而風俗同。乃所謂大順也。此言明於順者。則又自知所從事之始言之。故下文又推之。而後結言其實如章末所云也。

故禮之不同也。不豐也。不殺也。所以持情而合危也。故聖王所以順。山者不使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而弗敝也。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年德。用民必順。故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疾。殺當皆去聲。○此復舉先王脩禮陳義之事。以明大順之道也。高下散殊。各因其分。禮之爲制不同。

而要之所以制中無過不及凡以維持人情以合於義而保合之之使不至於危亡非有強也凡民之情拂之則困而縱之則淫不使山者居川不使渚者居中原順其宜而不使之之困也時當其時也合男女須爵位皆必當其年德如男三十有室女二十而嫁四十始仕五十爲大夫之類而爵位必稱其德男女之合亦必酌其才德所宜以爲匹也此脩六府和三事之事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也順其宜而不使之敝順也節其宜而不使之淫亦順也以禮制中使合於義蓋先王所以順者如此天無水旱昆蟲之災民無凶饑妖孽之禍民之情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大順之效雖著於播樂之後而大順之道實具於脩禮之中物當其分則有序而和物失其宜則無序而不和矣故禮者防之而使之順之具也樂者導之而宜其順之方也不先有以節而防之則無可以導而宣之故禮先而樂後此順之道也

故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情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卵胎皆可俯而闚也則是無故先王能

脩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故此順之實也椒音藪○愛猶吝也道四時日月之順序也膏露露之凝而如膏者醴泉甘泉器車器用車輿之材自然而合度者也馬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皆聖王之瑞也鳥獸胎卵可俯而窺如漢史柔下有騶雛之類則是無故言豈無故也脩禮以達義即脩禮陳義之教脩禮所以達義也體信以達順即本仁播樂而達之於順之說以德之全言曰仁以德之實言曰信其實一也大順之肥見於天下天下大順之氣通乎天地而大順之實則本於脩禮達義體信達順故曰此順之實也朱子曰信實理順和氣體信是致中達順是致和實體此道於身則自然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不通也程子曰君子脩己以敬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四靈可致此體信達順之道云莊陳氏曰此節所云蛟龍在宮沼之類極言至順感召之異耳不必以辭害志可也

○此章首言禮本於天為人之大端而不可去故聖王脩禮陳義以治人情以承天道即天章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之說也又言能以禮治人情而達於順則人無不化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即天章聖王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之說也其言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即第三章始

諸飲食以下之意自事大積而不苑以下則反復推一言大順之道而卒歸本於脩禮達義體信達順焉所以終一篇之意也是其語維純正而章末一節亦啓後世爭言祥瑞之端矣致治而祥瑞臻是有此理但其言已近夸矣獨是禮教之治至於大順其盛可謂至矣而篇首小康之目何居豈草味之風反有勝於體信達順之化哉又篇中治人之說詳而自脩之說畧是恐其一於體信達順之方記者且未能有以熟窺而確見也是以一篇之說擇而未精語而未詳純駁相參自相矛盾不能一致然篇中又有至純至粹之語戴記中殊不可多得者是豈其掇古經傳之言而串以己意故有至於首尾舛繆而不自知者歟學者其擇焉可也

禮記卷之四終